

白居易: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

程应峰 (市直)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颇负盛名影响深远的文学家。

自童年始,白居易就聪颖而刻苦,勤于读写,读得嘴角生疮,写得手心出茧,以致少年时光便白发满头。

他作官,颇有政绩。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发现有六口古井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对于西湖淤塞,农田干旱,他着力修堤蓄积湖水,舒缓旱灾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白居易离开杭州时,将一笔官俸留于州库作为治理基金,以备周转。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起事破杭州城之时,文书被焚烧散失,基金也不知去向。

他为文,直面现实。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总是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

悲一事”,主题鲜明。如《琵琶行》与《长恨歌》,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对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带过,在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氛围上加以渲染,泼墨如雨,以情将声和事紧紧连系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铺陈始终伴随着沁入心脾的情感力量。以独特的意象营造恰到好处的气氛、烘托诗歌的意境。《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雨夜、断肠的铃声组合成动人心魄的场景,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凄凉孤寂的画面,所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情绪让人一不经意就深陷其中。在一些诗文中,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使权贵读之切齿、扼腕、色变。如《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阵势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现实主义画卷。

他做人,不畏权贵,就事论事,直言上书。连赏识他的皇帝,他也敢当面指出其错误。唐宪宗虽然明白白居易的一片忠心,仍感不快,他向李绛抱怨:“白居易这厮,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正因如此,他多次被重用,也多次被贬。其中一次,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就是因为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主张缉拿并严惩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有人找他的茬,说他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为何?因为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坠井而亡的,竟能写出这等文字。事实上,白居易赏花及新井之作在先。自此之后,他“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行事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

因为“耿且直”的缘分,白居易和元稹感情甚笃,他们一起喝酒,一起尽兴,一起在唐诗坛掀起波澜,一起在朝廷做官,二人好的形影不离,可谓倾心之交。他们流连于丽山秀水,花前月下,有诗为证:“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月夜与花时,少逢杯酒乐”,“春风日高睡,

秋月夜深看”。白居易被贬江州,元稹写过一首诗,让人感叹唏嘘。元稹得知白居易被贬的消息后,说自己像个垂死之人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晚年白居易,多作闲适诗,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如白居易有诸如“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等句,为芸芸众生津津乐道,常常用以为了却人生纷争的警语。更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平生知心者,屈指能几人”等千古警句,更是笔到意到,发人深省。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读着白居易的诗文,元好问也感叹:“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

被吃掉的春天

范运年 (咸安)

蘸:念pao,第一声。其实,我不知道到底应该用哪个字来写我记忆中的美食。小时候,我们老家都叫它“泡”,并且有一个专门

的名称,叫做“栽田泡”。虽然现在已经是暮春,但是现在写“泡”是恰逢其时的,因为“泡”就是插秧的时候才会成熟,故而叫“插秧泡”。插秧在我们老家称作栽田,所以这个我们叫“栽田泡”。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乡下孩子的甜蜜回忆!

四月插秧的时节,虽然我也是“未解供耕织”,但是没有兴趣“也傍桑荫学种瓜”,因为,我要去找“栽田泡”吃。

“栽田泡”是一种是喜阳的灌木,不喜欢大茂密的山里,田边地角和山边最多。

因为“栽田泡”的叶和茎都长着尖利细小的刺,所以“栽田泡”也叫“刺泡”、“刺莓”。

采摘“栽田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扎到手,刺扎到肉里疼得不得了,或者衣服被刺钩住刺一条口回家被母亲责骂。

记忆里,泡开花是白色的小花,早春很早就开放,一朵一朵的,我看着就很开心,似乎看到了它马上就要结果子,我又可以大快朵颐。

“栽田泡”没成熟的时候,果子是绿色的,硬硬的,果子很紧实,如果嘴馋咬一口,会酸得打哆嗦!

随着泡的慢慢成长,绿色变成浅红,颜色再慢慢变深,果子也慢慢越来越蓬松。成熟的“栽田泡”果子很小,直径不超过1厘米,颜色很像草莓,鲜红欲滴,摘一颗放到嘴里,酸酸甜甜就是它了。

一株泡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泡,就像一颗颗红玛瑙,晶莹剔透,诱人心动。

吃货是有自己的地图的。没错,寻找“栽田泡”,我也是有地图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家的田野山岭,哪些地方有结泡多的泡树,每当插秧季来临的时候,我就成了那个巡山的“小钻风”。姐姐她们都忙着帮父母亲插秧,7、8岁的我也忙着到处巡山,去摘好吃的“栽田泡”。那是多幸福的时光啊!想想都觉得甜蜜!

田野里的大人都在忙忙碌碌,顶着烈日,踩着泥水干活,而我终日到处游荡,无所事事。记忆中,我穿着短袖,总是在烈日下游荡在各个无遮无挡的田边地角,晒得黧黑黧黑的,就为了摘到好吃的泡。

从我家到二姨家的山路旁,曾经有一片杉树林,林边有好几棵很大的泡树,每年都会结很多泡。那时候我隔几天,就找机会去一趟,看看有没有结泡,泡熟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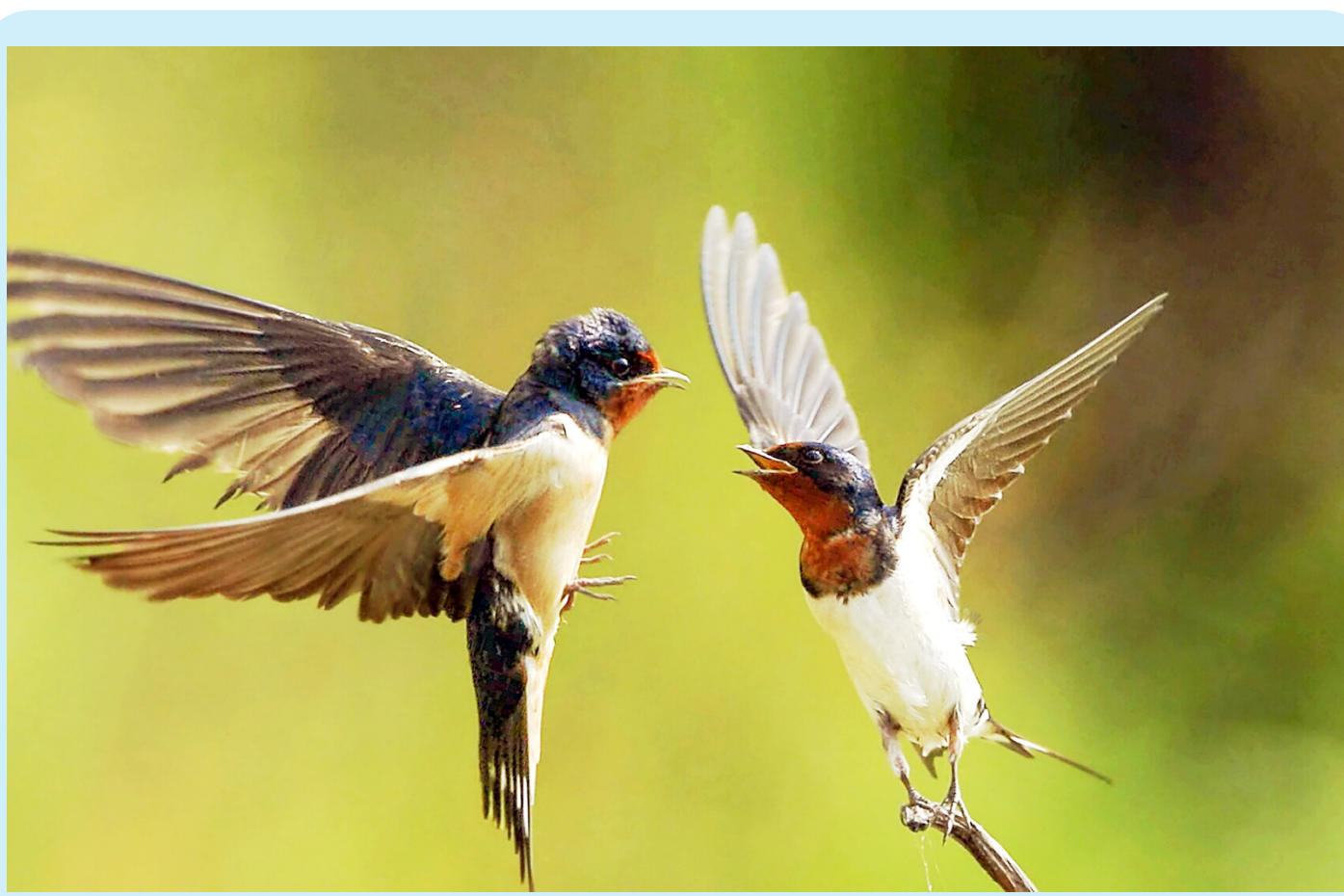
后来,那片杉树林被全部砍伐了,整片林子都光秃秃,我一个人在这片林子、为这些泡树默哀了许久。

在我的记忆里,栽田泡的产量并不多,我很辛苦地巡山,也才能勉强解个馋,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我的味蕾停留了30多年,一直没有忘记。

我一直不知道泡的学名叫什么,后来读书,读到了鲁迅先生的《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面写到覆盆子: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我读得很是心驰神往,然而并不知道覆盆子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会默默地吧覆盆子想象成了“栽田泡”的样子。栽田泡,就是无数农村孩子温馨的旧梦,带刺又甜蜜。曾经的同学戏谑地跟我说,快回来,五一还赶得上摘泡吃!我说,回不去啊!

终于,有一天,我的故乡,也变成了远方。



鸟嬉

韩凤平 摄

你是初夏的花一朵

廖拾英 (市直)

车子行驶在葛仙山上,在云的世界里,又在花的世界里。

已是“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时节,葛仙山上漫山的野樱花也已经沉寂了,我们当然不是为赏花而来,而是途经这条宽阔而美丽的旅游公路前往茅井村。经过几户农家,转过几个弯道,惊喜就那么扑面而来。道路两旁一树一树的樱花正烂漫的开着,粉红,桃红,一团团开满每一处枝丫,我只能用花团锦簇来形容。道路延伸,花也延伸。左边,右边,这几簇,那几树,车速已经很慢了,可是我依然手忙脚乱,看不完所有的美丽,拍摄不了所有的惊喜。这些花树似天外的来客引导着我们来到茅井村,直到一排排白墙黑瓦的房子浮现,那些艳丽的花朵才退隐到村头,静静守候。这不是画卷是什么!

与友人一行流连在茅井古村,看牛耕水响,看古树悠悠,看蛙守古桥,看孩子们种碗莲,看潺潺的溪水静静地流淌。手机里的照片藏不下了,可是我舍不得删掉任何一张。白天的茅井村静雅迷人,晚上的茅井村会是

什么模样?

夜色越来越浓。这是一个只有星星的夜晚,远处的农家只有几处若有若无的灯火。偶尔有村民出门晃着手电筒的微光。马路上也有路灯生辉,但照不走山村的黑夜,这才是真正的夜晚。在城市多年昼夜不分,夜已悄然然而去。今夜的重逢,让积存在心底的儿时记忆一波一波的泛起。有夜色的保护,青蛙安全感十足,它们在远远近近的水田中,扬声鸣叫,呱呱,呱呱,呱呱,呱呱,此起彼伏,热闹异常。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听蛙声,感觉“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可是在今晚,我却感觉这蛙声是专为我而鸣唱,一声一声,不停冲洗闹市尘泥。它们的叫声沉静了整个山村的夜,沉静了我的心。

这一夜,我们住在抱朴子。其实茅井村离我们家不过几十公里,开车回家要不了多久,我们是专为抱朴子留下的。抱朴子是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邹佳素建设家乡的一个创意,定位为“山地小旅馆——抱朴子”。她定位为小旅馆,是因为它现在的确实只是小旅

馆,如果真的做出了酒店的品质,带给客人的是超预期;如果定位为酒店,做出的只是小酒店的服务,带给客人就是失望。抱朴子一楼的一角,有一间茶室或是书吧。我们与邹教授本是素昧平生,却像久别的朋友一样。我们在茶室喝茶聊天,直至深夜。她说我们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船长,只是静静伫立的灯塔。的确,她的智慧思想和深邃见解就是灯塔,引领人靠近光明,寻找到心灵的故乡。诚信,是从相信别人开始。理解别人,并不意味着别人是对的,而是对自己的更高要求。生活的大观念就是拨开云朵见天空。命,是见人一叩,谦虚的人,命越来越好。

第二天,我们离开的时候,邹教授在抱朴子的门口静待我们的车子缓缓开动,深深地弯腰行礼,一身蓝色的衣服,一条蓝色的围巾,那么典雅的定格在我的记忆里,静静地温暖着我。我们还是走的葛仙山的旅游公路,路两旁的樱花依然美丽。邹佳素、茅井村、抱朴子,都是春天的花一朵,开出了美丽的自己,也把美丽留给了别人。

桂乡诗笺

gui xiang shi jian

陆水三桥行吟

徐泰屏 (赤壁)

用繁体和简体形式横竖撇捺地大写在陆水河上那些钢筋水泥的笔画匠心独运,龙蛇飞舞

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一桥,二桥,三桥
是一些60后80后和90后

他们形态各异,长幼有序在目的和目的之间纵情穿越疾驰的车辆和匆匆的脚步是一座桥的承诺与担当

承东启西,南通北达
有一种连接凌空飞渡
有一种行走畅通无阻

咏兰

姜文姣 (黄石)

粉红翠绿闹花窗,
摇曳奇葩向太阳。
龙瓣初舒新径视,
凤姿俯仰小园香。
格同梅蕊名流赏,
神似虬松雅士扬。
着意年年轻不改,
时来默坐两相忘。

莲花湾感怀

吴琳 (通城)

五月风绵荣万物,
吸连十里叶田田。
老牛低睡新荫下,
白羽纷飞绿岭前。
欲上苍穹千座阁,
难辞清水一湾莲。
且将好景除时日,
唤起花开满阡阡。

乡趣

刘纯柏 (咸安)

河水穿南北,
戏台歌舞频。
月静敲古井,
书馆溢芳馨。

留给春天朴素的背影

许爱琼 (嘉鱼)

麦子站在天空下
聆听五月的风声
我站在风中
拥抱每一个平凡的生命

鸡眼草开出星星一样的花
野燕麦轻摇着她紫色的梦
蒲公英飞呀飞,
找寻蝴蝶飞过路径
她们留给春天朴素的背影

多么像,那个在油菜花地
躬身劳作的女人

补牙

丁伟 (赤壁)

光了,仅剩两颗尖尖的不成型的门牙。母亲后来靠吃流食、软食生活,饭菜无法咀嚼只能咽。

四兄出生恰遇全国三年自然灾害,我也牵着自然灾害的尾巴。所以我俩没有吸过母亲一口奶水,全靠米糊喂大。米糊加糖搅拌喂食,我俩最馋,牙齿损害最大。儿时缺医少药,牙痛起来似千根针撞击,像万只老鼠啃啮。我的一颗板牙被蛀成一个大坑,每次进食完了嗽口还不能保证干净,过几天又痛了起来。后来只能任凭着土郎中举起尖尖的老虎钳,一次性解决了疼痛。虽然拔牙的部位空荡荡的,过几天也就适应了,这种粗野的诊治办法在当年也算特效。那時候仗着自己年轻,误以为拔牙除可以再生,所以对拔除牙齿这事儿根本满不在乎。

少年不知牙珍贵,老来缺牙徒自悲,我开始注重洁牙补牙。但县城医院的投入有限,设

备跟不上,医务人员严重不足,有时排队等了一上午,可能等到下午才能手术。洁牙和补牙过程中,望着手术靠椅边的垃圾桶血水横飞,就直想呕,几乎没有信心将手术进行下去。洁牙、补牙时,每隔一两分钟又必须吐一次涎水或口水,吐出的涎水没有冲水设备,只能浮在垃圾桶上面。为了口腔保洁和牙齿坚挺的需求,只有痛苦地吐下去。

现在医生为我做了洁牙和补牙手术,却丝毫没有感受到那类痛苦。

医生将一根弯曲的吸管伸进我的口腔,将洁牙和补牙洗出口水很快都吸走了。这就避免了不停地从手术椅上爬起、躺下,不停吐口水的烦恼。

洁牙过后换了不同的医生补牙。也许是为了显示牙齿在生命中如此重要,或许是显示医生术有专攻。

交谈中,医生反复清洗门牙内壁,反复消

炎。试填充、掏空填充、半嵌空植入桩模,再掏空植入桩模。持续七八周,每周一次,“痛不痛”?像呵护幼婴反复询问,每次都在半小时以上,那种精细程度不亚于雕匠和画师。

医生将包裹了桩模的门牙磨细,表面套一颗金属牙齿,以假乱真,与口腔内的牙齿浑然一体。

期间,医生瞅准机会为我注射麻药,摘除了智齿。虽然免不了血淋淋的,但让我感觉到十分淡定,看不到一丝脏迹。

家乡县城医院已经与省城大医院的技术和设备接轨了!

少时牙齿坏了就拔。如今年过半百,为一颗门牙,宁愿接受医生不厌其烦的诊治。

其实生活中有好多机会不知珍惜,好多细节不去认真处理,到头来错失良机,酿成大错。于是瞬间失去精彩的一页,甚至错过辉煌的人生。

